



# 深州善良人

深州市 第9期 2009年3月27日

## 桂枝香·观《神笔的传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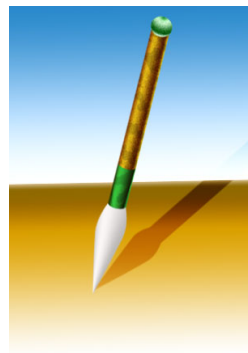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张高秋

潇潇淅淅，  
刻落木猿啼，湘雨娥泣。  
仓颉丰功造字，汗青留迹。  
蹉跎顿涩刀痕里，看青灯，乍明还熄。  
笑歌山鬼，咽鸣蛩夜，断刀声急。

忽绝壁惊天霹雳，  
望石扇轰开，法光洋溢。  
道骨仙风降世，授人神笔。  
龙须麟管毫光熠，蘸云烟、挥洒飘逸。  
至今多少，状元才子，史书经籍。

注：潇潇，雨急，淅淅，  
风飘，指刻字的声音。龙须、  
麟管，指毛笔。

中国人称自己为神的子民，居神州大地，享神传文化。神韵艺术团舞蹈《神笔的传说》为人们再现神传笔于世人的传奇故事。◇



“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自己的辛酸苦辣、成败兴衰，但是人人都需要精神信仰，因为人来在世上不是为了囤积胜利果实的。……（神韵）晚会的奇妙之处就是，她是基于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，而这些价值是不会消失的，无论发生什么她们都是永恒的。”

——法国著名的词曲作家让·马克斯·雷维尔（上图右）

“我也终于明白了，欲正舞先正心，心纯舞才会正，艺术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。仅仅靠外在追求技法，始终不是正途。以前也懂得一点这方面的道理，但今天从神韵的舞蹈艺术展现真正地看到了这个道理的实践。……虽然跳中国古典舞多年，但从未亲身实践或者在演出中享受过这样有感染力的境界，因为艺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，你的精神资质没达到那么高的程度，那就演绎不出那么打动人心艺术来。……我从前曾试图塑造一个古代女子的柔美，模仿各种姿态、神情，但始终不满意，总觉得矫饰。今天看了神韵晚会才恍然大悟，其实艺术最震撼心灵的就是真实，而不是靠技巧表现出来的。神韵的演员们，他们展现的角色就是他们自己，融入了他们的心灵，所以无论表现什么都是那么自然。那些女舞蹈演员很娇美，但却又非常纯净高贵，没有任何媚俗的地方，很有亲和力但又很庄重。

——王淑亭（化名）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，曾获舞蹈大奖。



“我觉得现在社会的道德，很多就是君不君臣不臣、政治倾轧、欺蒙诈骗。那我想透过神韵这样的一个传承、很多声乐家歌唱的表现，可以让人们唤醒心里面最深沉的那一个善心，心灵那种遗忘的我们最初的真我，能唤醒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……人们内心追求的力量就象水一样，是柔和的，但可以穿石，我觉得‘真

善忍’是一种力量，没有人有办法去推挤他。所以我相信这种精神会继续去把它慢慢转化，那我也相信整个景气、整个地球，如果我们改变了，地球苏醒了，上天看到我们，一切会好转的。”

——台湾台东县无尽雅集理事长杨玉纤

“中国文化是全世界最古老的，而且依旧持续的文化。



晚会中每个节目都有各自特殊的表达涵义，其中传达的人文信息令人深思而感动。”

“我们在晚会中看到了永恒的真理，有益于全世

界，这不是属于某个人或其他人的，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。……当我们放开我们的视野，就会看到，真理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就象神韵的名字一样。神韵演出不但服饰华美，舞姿优雅，还传达神传文化的信息，这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非常相似，都在表达神的故事——人类的文化始于神，也将回归其本源，回归于神。这是世界人文的共同之处。”

——世界知名地质学家暨波士顿大学教授斯库奇◇



## 深圳市残疾修炼人遭受酷刑迫害

深圳市法轮功学员耿三欢，是腿脚不好的残疾人。被非法送进深圳市看守所后，八号监室的号长马三强用一种叫“看电视”的刑法迫害耿三欢，即把苍蝇拍的把夹在耿三欢两个手指缝中间，别人攥紧他的两手指，使劲拧，拧一下就能使其手指没了皮，拧两下手指就连肉拧烂，拧三下骨头就露出来。耿三欢被折磨得两手血肉模糊，手不能拿任何东西，也不让包扎。恶徒还用“油锤贯顶”迫害他，就是用拳头砸脑袋。寒冷天在耿三欢头上浇冷水，往脖子里灌冷水，不让他大小便，即使是让大便了也不让用纸擦。

不久耿三欢被转到六号监室，号长白三经常用一尺多长的刀子砍耿三欢脚踝骨，砍破了还不让他说，让他说是脚扭了。还用刀砍其肩膀，砍的红肿，一个多月不能碰，碰到一点就疼得受不了。在这人间地狱，恶徒还用“遛鸟”、“打井”、“发电报”、“钓鱼”（即用嘴叼住厕所里堵茅子的墩）、“壁虎游墙”、“壁虎游门”等等酷刑迫害他，历经的痛苦简直让人无法想象。

深圳市的父老乡亲们，用你的良知和善念伸出援手，让我们一起共同制止对善良人的这场非法迫害！



老南京人可能都知道，过去南京城北有一个金川门，是明代所建的十三城门之一。明朝时燕王朱棣攻占南京时，就是从金川门入城的；清末 1907 年动工的“宁省铁路”（俗称“小火车道”）也是从下关至金川门入城的。当年修宁省铁路时，在金川门发生了一件奇事。

那年，修铁路的工人在金川门外挖沟渠泥至七尺深时，突然发现了一块长约六尺，宽四尺的石碑。人们把它上面的淤泥剥掉、洗净时发现那石碑其实是上下对和的两块石头。等工人们把这两块石头分开后，围观的众人惊讶地看到，里面的石面上刻有隶字道：“此路变成铁，大清江山灭”。

很快两江总督端方就知道了此事，他命人把它抬到了设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，秘而不宣。据说这块石碑后来被秘密地砸碎，丢进了金川河里。虽然石碑被毁掉，但它上面刻下的预言却在民间悄悄地流传开来。果真 1909 年该铁路建成通车后没多久，辛亥革命就于 1911 年爆发了，大清王朝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石碑上的预言真的应验了。这一奇事，至今还为老南京们津津乐道呢。（资料来源：《清稗类钞》等）

历史上，很多社会巨变发生之前，上天就用各种方式给人类以预示，这块石碑的出现就是如此。其实这样的预示征兆不仅古代有，今日也同样存在。2002 年 6 月，在贵州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内，人们发现一块藏字奇石，这块奇石上有一行天然形成的 6 个大字“中国共产党亡”，字体如浮雕，大小相当，分布均匀，连去那里考查的中科院地质学家们，都啧啧称奇，不予否认，认为是上天之作。这块奇石被发现后，虽然官方报导一律只取前 5 个字，但是最后的“亡”字却清晰可见。

纵观历史兴衰，聪明之人从中一定能悟出一个保家立命的道理，就看人悟不悟了。看来“中国共产党亡”是不能避免的，也不是一件什么危言耸听的事。而最可悲与倒楣的，是那些仍然抱住葫芦不开瓢、不愿退出中共、不信共产党将亡的人们啊！

（文/莫求）◇

## 老南京的预言



## 被灌食的亲身经历



王玉芝女士通过国际营救于 2002 年 11 月抵达加拿大

2001 年 11 月我从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转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，在这里法轮功学员被毒打、电击、上绳、吊铐、脱光衣服坐铁椅、长时间不许睡觉。在极限的承受下我和一些学员开始集体绝食抗议。

绝食的头九天，没有人管。九天后，他们开始给我灌食。第一次被灌之前，我看见一个姓尚的女学员，被他们抓住头发往墙上撞，往地上撞，撞迷糊后，在没有任何知觉的情况下，强行地插进鼻管灌食。插管时没有任何消毒，就在洗手盆里涮涮，然后通过鼻腔插入胃里，往里打玉米面加凉水。

灌完这位学员后两个狱医转头看着我，手里拿着钳子和器具，说，“你也看到了，你知道你将受到什么待遇。”此后，我在监狱中的每天都在遭受这种“待遇”。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灌食前都会被毒打到不能动弹，然后绑住手脚插管，因为要防止我们在极度痛苦下拔管反抗。

一天，我在女病房里听到一个男人闷在臂弯里的变调而绝望的哭声，原来一位叫丁燕红的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求尽了人情进来探望，他们就当着这个男人的面给他妻子灌食，这个男人在痛苦挣扎的妻子面前抱头痛哭。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没有怨恨，可是听到这个男人的哭声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。

有时我感到再也支撑不下去了，其实我知道只要说一句违心的假话，只要照他们的意思写个决裂书，然后去反戈一击，去批判法轮功，我就能得到解脱。可是我从没想过选择这条路！

因为长期灌食插鼻管，使我的眼睛里和鼻腔长期瘀血、流脓，鼻腔已经全部堵死，眼睛也接近失明了。最后他们看不行了，就说，你喝两天白糖水吧，喝两天恢复恢复就放你。我当时已经被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我说，“放不放我你们看着办吧。”我用手把两个眼睛一按，手里全是脓和血，他们吓坏了，一言不发，扭头就走了。20 多天以后我被释放了。

（文/王玉芝）◇

右图：2004 年王玉芝在芝加哥亲自演示被灌食情景

